[illegible]志

DS
793
S42L246
1940
V.7

LIBRARY
SEP 27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三

序

徐幹中論目録序

宋　曾　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爲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

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生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烏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畧蓋所以致臣之意云

爲侯庸迎養詩序

明　方孝孺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祈籲焉而不合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以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感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事而妄意其報及乎不合則謂天爲幽遠而難致是豈知天者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母氏告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贖父罪爲弟子員勅書攻文晝夜匪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以鄉舉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愊爲上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故

乘間自請納官代父辭甚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
承詔乘傳躬至閩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
涕泣囘闕拜舞以爲更生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
今官縉紳士觀其事莫不竊歎皇上待士之仁喜公孝思之有
成相與爲歌詩美之而友人鄭公爲屬官天曹以書屬予叙天
下之事其初可以爲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天亦莫
能與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人之所可爲至於學成而仕仕而
列乎朝爲近臣爲貴臣而爲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遺其賤
豈人之所可必也哉上不遺於其願矣使父而有疾疾則何以
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通天

瀟灕之鄉而歸致其養非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
哉雖然天道恒與人事相符當海內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
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爲
治啟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申而無憾雖天有以
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
報乎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
親之心以及人則恩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路當竭誠以輔國
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且爲忠臣則天道之佑有
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恒患於無志有志而
不息則所爲無不成余雖不識公之爲人而知其有志於忠君

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海廟集序

李[illegible]中

夫海廟有集志祀事也王制凡軍國大事如祭享禮樂兵政貨食之類例得書紀所以重民務而彰往昭來者也東萊郡城西北十[illegible]里海廟在焉所以依神而事祀也創建不知何時而祀事[illegible]國朝[illegible]宏規制裁定典禮春秋修祀歲[illegible]仗之大愆雨恒暘民疫鬼厲之毒必專告[illegible]煌祝帛粢粢穹碑代有紀述東峙西伏石斷文[illegible]始也廼山東按察僉副吳君　奉命巡[illegible]廟制之傾圯念斯文之湮泯爰加修葺廟

覩聿新爰訪耆彥輯錄就正甫三月而集成焉首詔旨祝文紀
聖製而重王命也次銘記紀修葺之故將事之人也次祭文紀
官守之祭臣道不敢先也次詩賦紀歌頌以昭神休也次附器
物公移俾來者之有考也巨舉細陳補斷續闕千百年祀事之
典歷歷如指諸掌焉斯亦不足以彰往而昭來哉嗚呼憲副之
志亦勤矣孔子不云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憲副肅肅憲紀鋤
姦佐良政乂兵振東方以寧非其所以先之者與雖然地道無
成臣道主方仰惟我后明明在上於昭不已藏於民心遂於四
方百神常享百辟是將憲副之所以承式而昭宣者蓋有由矣
寺嘉憲副之志而重其請故道其修集之故與其所以事神之

道如此乃若海之神也其盛矣乎納衆流而貫百川吞吐日月浴濯乾坤潤萬物而不宰鼓群動而不息入無出有至纖至悉浩浩蕩蕩乎囫圇之而不識矣何以能名哉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鰲峰類藁序

徐縉

國家有純德重望之臣曰毛公仕至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鰲峰逸叟其別號也公既辭相位歸東海之上輯其生平述作若內制若講章若表牋若奏疏若雜著序記碑傳墓誌行狀祭文書簡古今詩凡若干篇合二十有六卷題曰鰲峰類藁壬寅春公叔子刺史君槃來守太

竊聞以示縉屬序之縉受而伏讀乃作而歎曰公之文其有皐夔卨稷伊傅旦奭之遺風乎質直而渾厚和平而簡嚴如黃鐘之扣如大羹之和如元黃之布彩正而雅麗而則也蓋公自弱冠即舉制科列官禁近以至登政府凭機務被遇四朝終始一節抱忠實宏毅之資樹清介特立之操彌綸匡弼有安社稷之功故其發而爲言直與典謨訓誥相爲表裏所謂王之舊學國之元老言出而可以爲世法者乎至於序述銘贊之辭體物比興之什雖若應酬倫得宗工之旨不俟雕繪而芒寒色正金精玉粹質潤自然舂容乎大章鏗鏘乎逸響其與詞人墨客較片言隻字之工者異矣縉辱從公於翰苑幾二十年矣晚進末學

然奉儀刑承緒論者有日受知爲深公自憲廟朝第之高科置之中秘固以國器期之矣孝廟朝際遇昌明雍容法從編摩史局啟沃講筵旣而輔導青坊勤勞朱邸老成耆碩之望益簡於帝心武廟初年遂秉鈞軸當是時車駕數出南征北狩天下多故公與二三元老協心輔政內激忠悃之憂外布將順之美潛移默運於廟堂之上所以斷危疑除兇慝厭難弭亂者不可勝道蓋有在廷之臣所不及知者數公之力也一時批鱗犯顏之疏至數十上多出公手則公之竭忠盡瘁又可見矣今上臨御倚毗舊德於公尤所注眷而公亦盡心獻替翊贊中興有古大臣之烈焉初上錄定策功封公伯爵公懇疏乞免上益重之俄

乞解機務上知公忠誠且年未及温旨慰留者再四公力以疾
解乃許致政進秩繼祿咸異數也公旣歸老萊陽有山海之勝
日優游其間以文史爲娛其述作之富當不止此昔裴晉公退
居綠野司馬公閑居獨樂皆以元勳碩德勇退急流養高林壑
不復挂功名于齒頰間日惟吟咏性情講論道德而已然其心
未嘗頃刻忘天下也天下之人亦皆視其進退爲時安危故朝
廷屢起之所以慰蒼生而重黃髮也今公年躋大耋聰明不衰
茲非神明之扶持用保乂我王家者乎天下之望于公猶大旱
之望霖雨恐未獲遂公之高椽筆大手又將敷爲訓誥申爲典
謨續而編之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副在館閣有以佐聖朝之光

明繙病廢以來鉛槧荒落豈能序公之文惟是台斗喬岳之思久而益積况重以刺史君之請烏能辭敬書此以復

藍侍御集序　張獻翼

夫文以氣爲主而學以佐之才以昌之柳冕謂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而君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關焉而文之時義大矣若賈生不容於潒涖李邕受抑於鉗寒古今同慨至誦其言猶凜凜足以鼓天下之正氣激天下之義風雖被笞箠闒木索暴體裂膚而志不爲亂氣不爲阻非素養有定而能然邪東萊卽墨藍侍御田者漢誼唐邕之倫也年未弱冠以羲易領鄉薦逮及壯齒以麟經擢禮闈蓋自宏治壬子及嘉靖

癸未云初授河南道居無何言大禮延杖罷歸乃糟粕城旦之書寤寐竹帛之業耙庭邑室絶跡罕臻歎曰予既長揖當路遠謝交遊萊子之東壘水之上當烟霞成癖豈更屬念纓緌魚鳥相忘抑何取榮車騎乃悉屏垢氛洞析名理雖卧高謝傳倘繫望於耆生年逾趙呂猶堪承乎清問而鳳刻交馳堅謝不起所著詩文幾三十餘卷侍御鄉里後賢黄公嘉善適倅吾郡一日携以示余乞為之選余識非仲偉賞乏元禮敢謂操龍淵以議割哉然尼父刪詩悉蒐蕪累梁昭選藝特采菁英故至寶必稀用多為拙闔諸人文誰曰不然於是僅存其什之四其記序咸宏大暢朗多裨世教端風軌賦率直簡澹書亮直有藉為南車

較若左券者銘碑將昭潛於荅棺非溢美於譽墓詩則語取暢心不由雕刻占惟信口奚假深沉多無意求工而自然追雅讀是集者知波百折而不回光萬丈而愈厲至今猶欽挹風裁可以爲忠臣烈士勸志乃爭光於日月言則等倣於霄壤非以其詞而已若雕藻騁技務華絶根豈公之意哉載踰年而公之冡孫過吳請爲序而刋焉余展卷三復豈惟知公業之不死哉重感公素履忠孝宛然收涕叩閽母氏矜乎孟博刺血污牘冡孫甚於緹縈今昔同慨矣吳郡長洲張獻翼幼于敬撰

贈韓鑑奏免東郡養馬序

劉應節

山東養馬之政惟濟兖東三府有之不及青登萊者山海之間

地多砂礫不堪牧種且非京畿接壤不便訓道故不及於東三郡此山東經會錄所載也盡言之則東西六郡地畝肥瘠不同糧數軍數多寡逈異西府地熟多荒少東府地熟少荒多西府濱漕運商賈貿易民繁利廣東郡地僻民貧肩擔背負力無錐刀東民顛頓西民豐裕所以養馬之政及西而免東國法昭然孰敢易之頃因言者生異議東人大駭無敢犯難而進言者誰於勢也夫古今時務惟豪傑爲能識惟通才爲能言賈誼言於漢策號治安姚崇言於唐捴有十事馬周之言顯自旅邸郁模之言出於布衣其他若杜牧之罪言田錫之讜言皆世道生民太計也是故古之聖君有采風之官有謗言之鼓有引咎之詔

葢言之通塞治亂安危實繫之言之不可少也如是後之君臣以言爲諱其弊至於闗口結舌兆禍階而不悟可懼也是故遷移馬政於東郡大害也東人不敢言而韓君鑑獨言之有古烈士之風幸其言之得行也利在東人也使其言之不行也害在己也乃不以其利在人者而視以爲緩又不以其害在己者懮然而却避激於義而罄於言吾於韓君有深許矣又況身列編氓而能慷慨言事使其策名於朝其建白當何如也

文貞子遺書序

國朝徐炯

渤澥之南勞山之北有一人焉於家爲孝子於國爲義士於學爲眞儒曰文貞先生先生諱職如姓王氏字御[illegible]

文貞其私謚也先生世儒家生不識父而心常慟之事母以孝
聞晨昏起居無一不愼母性嚴少不如意輒加杖笞先生怡然
受之事益謹而母遂壽顏甲申之變先生聞而不食念母無所
依以養也乃復食僞官至以威脅降先生以爲苟汚於賊即辱
親而不可爲子乃扶老母走海上以潔身迨母終塟畢而後自
經以死是謂孝子先生一布衣即不死亦無害於義而先生曰
踐土食毛誰非臣子樂樂食食不止在位者爲然也此義不明
庸人所以藉口而君臣大倫幾至掃地矣於是誓以身殉節而
并以野婦之譏食薇爲千載鐵案豈非成仁取義出自天性者
乎是謂義士先生弱冠補弟子員尋厭薄舉業乃購程朱書而

讀之務躬行心得之學言復性有四法一曰養靜二曰窮經三曰謹幾四曰求恒皆發明考亭而未嘗以道學之名相標榜鄉之人惟知先生之孝烈而不知其爲洛閩之嫡派是謂眞儒噫先生三代以下之完人矣先生言必顧行不以著書爲事所撰有事親略儀首列蓼莪之篇次取古之善事親者以爲法國變後著我師篇述文丞相之事跡詩歌及謝疊山之却聘書而終以夫子之所以賢夷齊者略爲評論以見致命遂志之意其雜著有復性四法　名子說訓子讀小學說臨終有壁上遺言及訓戒妻子語而未復自列其罪案恨爲學之不早今方欲努力而又死讀之使人流涕嗟乎世之著書者美辭藻論累

牘盈笥而考其生平卒無一言爲巳之所有視先生之書能無愧乎史傳之目曰孝友曰忠義曰儒林先生兼而有之舉其一不足蔽先生後之良史當從唐元魯山陽道州之例列之於獨行云

宋公遺集序　　周鋐正

余總角卽聞諸長老言邑前大中丞宋公者尚節概讀書洞大義尤喜談兵累以戰功顯薊晉間心識之歲丙申諸生彙其行上學使者請祀於鄉既報可遂以其秋將事余獲從士大夫後觀盛禮焉蓋距公之卒且八十年矣顧嘗有疑者憶數年前讀公奏疏見所上兵食議及備禦輯寧諸策精嚴詳密以爲趙營

平金城方略比實其言賊且旦夕滅而明季諸編所錄特一再見不能備顛末及從其家得遺稿反覆數四然後知公生平所蘊未展百一而深嘆當時枋國者褊中多忌徒修一巳之怨不顧敗乃公事遂至豪傑束手淪胥而莫之救也考公開府山右爲懷宗御極之三年是歲秦寇自神木渡河狼奔豕突三晉名城蹂躪殆遍前撫方以被刺削籍諸爲妻子計者皆逡蠕觀望規自脫而公在冀北威名素赫遂委以當其衝時國家承平日久文玩武弛邊鎮黷貨諸健兒以賄去尺籍率空名其留者非老弱則饑卒聞枹鼓聲輒戰慄流汗荷戈而倒馳甚者爲戎首公受命擇可與俱者不千人闖境羽檄旁午告危急如織公擱

然援兵率其下蹂風雨中日數百里晝夜不解甲偵賊所向隨
便調遣掃平陽慽府各擒之於長子踣之於高平其漏刃者竄
伏破臏囊疾於河北畿南諸郡當是時晉中妖氛幾於盡滌而
秉軸者以公姻戚爲御史方發其奸懼賊平後公且內召而增
之翼也力排之凡公所區畫奏請皆斥去不以聞嗾言者詆貝
玩寇竟罷歸嗚呼秦越相仇同舟而遇風濤未有不并力者今
以局外小嫌遂爲掣其肘摧其纖寧與長年三老偕遊黿鼉之
窟而不肯借其庇少延殘喘獨何心哉乃公之言曰任彼機關
播弄究竟安之卽使報復相尋終歸澌滅又曰君父之德罔窮
兒女之私何戀若不以彼小人之陷溺爲恨而慨然吾謀不用

以不終報國爲痛者嗚呼此吾讀公之書知公於歸田杜門後見廟謨之僨錯悲大厦之將傾憂心孔棘每欲爲之呼天而無從者也公屢歷外任皆有特操其守淮也劾例金不入私橐建節寧武時魏璫擅政逆燄薰爍隨風而靡公獨屹然仗順同[illegible]恐喝萬端不少動夫流寇之禍起於延綏由其時爲撫者以[illegible][illegible]私入朘軍民膏功三殿大工致閭左蕭條白梧語難而其[illegible]因而熾也則督閫啖其餌縱使滋蔓浸成不制使得廉介識體風采可畏愛者終始屬焉正身御物奮其義勇賊雖黠宜[illegible]中[illegible]然則公不見兆[illegible][illegible]起者將折箠笞之明之國運豈[illegible][illegible]貴余傷公遭時不辰志[illegible][illegible]未竟而[illegible]史[illegible]有闕也故[illegible]

書後之讀公遺編者

海運論

明 邱濬

海運之法自秦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粳稻給幽燕然亦給遠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戸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

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積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所徵者竊以為自古漕運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漕河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河運之費省什七八河漕雖

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葢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今國家都幽葢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搬而以臨爲儲畜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可來而彼來是

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颶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颶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也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戸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艕船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廻避則廻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

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
行舟至於巳時即止則不遇颶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
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言有可采
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曾通番航海之人及行廣東鹽課
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驛遣既至
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
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為運船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
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
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
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樹幖幟詢看是何州縣

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爲海運尖底船隻每隻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風故宜重假如海艘載八百石則爲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爲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脚費比漕河爲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船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又非徒可以足國用自此

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老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戸部尚書貢師太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絶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苦於運河窄淺舳艫擠塞脚費倍於物僨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爲難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歸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

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挺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朝鮮安南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以為决然可行萬世無弊也念此乃國家萬年深遠之慮姑述此嘗試之策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鄭康成論　　國朝　劉以貴

鄭康成本高密人為北海相孔文舉所賓禮故得志於雜焉康

成生漢季四海蜩紛獨能安貧樂道絶意仕進何進辟之不就袁紹召之不赴前得免黨錮禍後得脫黃巾害彼於聖賢立身大節既以較然無負其得從祀也固宜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明乎言者將以寫其心得也以康成之德又加之學有根柢辭無枝葉故能彙粹儒先折衷掌故於易有解於詩有箋於儀禮周禮禮記各有專註當熖盡祖龍之後漢興數十年始除挾書律雖聖籍稍稍間出然出者既晩致令當年之老師宿儒半歸零落而後學之有志服古者復無由覩其全經而討論之夫以是終漢之世最稱訓詁之富有關於微言大義者獨康成一人而已康成諸書至唐始頒學宮康成之從祀亦至唐始論定由唐

而宋學者耳濡目染於康成之書未聞敢有肆無忌憚以顯舉其書而叛之也其顯舉其書而叛之者緣於王安石之創立新說以取士也葢康成易解廢於唐已爲鄭書之一變也其不盡亡者幸猶散見於李鼎祚集解中耳自安石以其新說廢罷儀禮又爲鄭書之一變也其幸存者朱子集三禮通解推儀禮爲其本經凡引用詮釋率取之鄭爲多云明制十三經頒學宮雖止用四子五經取士而十三經刋本猶在是鄭書亦不難揭日月以常新也夫一蔬食一菜羹古人毎飯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義取於不忘本也云爾曾令甲攸懸使學者讀其書而顧禁之祀其人乎康成之改祀於鄉也事成於嘉靖時之張璁實

作俑於宏治時之程敏政敏政初創罷祀之議不得行於孝宗有璁爲之申明其議得行於世宗安知孝宗朝之老成謀國不遠勝世宗朝之好持論而喜更張耶傳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彼敏政者果何人也而敢輕詆前代經師乎史載敏政典宏治巳未會試鬻題貢士給事中華昶林廷玉劾之逮繫詔獄問黜舉子十餘人罷敏政官未出京卒嗚呼以如是之人而敢輕詆前代經師可謂不知量之甚矣敏政嘗著道一編舉朱陸緒論而顛倒年月謂其早異晚同姚江因之成朱子晚年定論之錄以授泰州王艮龍溪王畿艮一傳爲顏山農再傳爲羅近溪畿一傳爲何心隱再傳爲李卓吾從來論之過於高曠者未有久

而不弊者也善乎東莞陳建之作學蔀通辯也其論敏政輕詆經師之非曰讀書未到康成安敢高聲議論其論敏政矯誣考亭之妄曰君子不欺暗室而篁墩特著一書以欺天下推此其平生心術可知矣無怪乎主試事發而遂至愧恨以死也豈鬼神惡其積欺而降之罰與案敏政左袒象山以詆鄭誣朱徒欲自便其空疏之枵腹恣爲狡獪之倿口耳渠所議罷祀改祀十謬七八即如劉向當西漢末造疏論王氏條奏災異忠肝義膽千載以下讀之猶凜有生氣璁附敏政議斥之並不得祀於鄉毛舉細過汚衊正直幾無復人心矣顧炎武日知錄曰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爲出入殊乖

古人之旨矣以一時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啟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異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據日知錄所論誠爲深切著明矣宋史道學傳濂洛關閩得聖道之宗固屬前此所未有然試思四子五經所載天文地理陰陽律呂師田學校祭祀會同之類即宋儒亦豈能外漢儒註疏爲考據乎是則康成註經之功當不在毛萇孔安國下焉可知也或曰東滙澤陳氏嘗言鄭解禮袒讖緯故斂政者得緣其閒而詆之也曰不然當經學既明之日三尺童子皆知讖緯之不可竄入聖經也若當宋儒未出以前陳氏能自必其不惑於讖緯乎易曰君子恒始

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禮經解所引易通卦驗之文陳氏辨其爲緯書以求之周易經傳都無是言也但是言相沿已久后蒼說禮數萬言不能使緯書不雜於曲臺記中必拘拘焉執祖讖緯爲康成疵等而上之不將並以雜入緯書竄亂聖經爲后蒼疵耶同一祖述緯書不疵后蒼而獨疵康成是亦情理之不得其平者也况鄭之箋註主於垂世立教初未嘗私爲巳物圖以暴於世而傳名也昔傳康成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巳注傳意鄭聽之良久多與巳同因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此學造大賢[illegible]

胸乎斂政以傳利之徒而毀不傳名者之祀孰是孰非異日必
有道爲論定者矣

議

星野通議　國朝　楊萬曉

即墨非危宿也以萊係危九而並舉即墨屬之此舊誌之誤耳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舊即墨亦不係危朱毛故城然尚有可疑者存惟今之即墨膠高確係乎胃婁而不關危也嘗考天文志曰須女虛危寳瓶宮元枵次也為齊為青州奎婁胃白羊宮降婁次也為魯為徐州即今兗州齊國虛六北海虛九濟南危一樂安危四東萊危九益都危十四為齊分高密婁一城陽婁九即莒州地膠東胃一即朱毛城故即墨為魯分是萊七邑掖濰昌為危為齊平膠高即為胃婁為魯無疑矣晉唐以來天文家及前李淳風明劉基

占候等書並同並無即墨屬危之說萊州府志亦同有之自即墨誌始以隸萊耳隸萊而即係萊將前之隸北海隸瑯邪隸高密益都路者焉得舉一即墨而分屬之乎觀其本注亦無定說所謂想當然耳可據乎哉此書詞也更請徵之人西漢孝文帝後二年戊戌水土合攻於危考綱鑑類編其占為雍沮首事者殃既而齊濟南菑川膠東膠西五國同禍而皐虞不其無聞焉今即墨皐虞不其之地也更請徵之近事至正丁酉彗星出胃而毛貴破膠州掠即墨後十日出危而後萊州般陽州屬登益都皆不守則胃危之分應明矣通鑑及彙續大全又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二月乙酉彗星復見危戊午後長星又見虛危之間又白氣起危宿掃太微

俟而益都察罕之難如左券焉而膠即無事有尤近者明季壬未星孛於危光芒散射燦如噴火俄而東牟兵變萊平被殲而膠即仍無事得之邑人吳公膠州崔公並邑紳墓誌銘然則萊掖濰昌同宿而不必同度即墨平度膠高藉乎其不同危也矣惟平度膠東差可疑與萊多同患故也即前事膠東去平度六十里平度舊名膠水去膠河近故也膠東去膠河差遠地臨墨水故爲膠東爲即墨一名其郡一名其水猶萊之掖縣耳非二也後因膠東久廢即墨別置遂有疑平度爲膠東又以膠州廢城作膠東紛紛莫定其所以禍福與萊共者地勢使之然與抑稍關危宿耶今即墨去膠東將百里去膠州百里有奇膠東胃一膠州胃二即墨居一

二之間可以覩已大抵天文一度得地二百五十里耳方廣徑直如是墨其似也周尺也或曰天文一度得地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適計得地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今云二百五十里何也曰此窮天地圓徑之數言耳天地經星之外謂之四表四表之外漸濶而大四表之內漸約而小以圓三徑一言之前後度數俱考天文輯要淳風步天歌皇極數並同邑王子魚律呂正聲書則三十五萬六千九百里有奇也再約之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也再約之則一十三萬九千里也終約之則八萬四千里也故曰道小於經星月道小於日道地道小於男道中州者尤地之彌九耳其係度於天約二百里有奇耳

婺必概以二千九百則齊魯且不當兩度矣何以綴女虛婁奎
等之六宿哉然則膠即係胃而靈鰲等處且奚屬曰此即漸澗
而大之說也天地之氣有正餘正者主餘者附鰲山勞山以抵
東瀛壘之附胃之餘也其勢又加廣矣膠之靈山亦然二十八
宿皆有餘氣匪特胃也邵子曰無石之處皆土也無星之處皆
辰也傳又曰山川之精上應爲列星星隕爲石石升爲星審如
是凡九州大海之外八荒之中有石者即有星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引伸觸類參贊變理之旨也又奚必規規焉執宮求度執
度求星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經於元枵元枵齊
分也梓慎曰宋鄭其饑乎祼竈曰周楚子殆將不利已而二人

之占皆驗且其應獨不於齊或以歲星所歷者當之不思斗牛磨蝎之次寧無齊越二星乎何以占不在齊當時必有以人事決之者而不徒以龍蛇之說也天下凡事準乎理天何嘗有度度者人爲之耳危本三星區區兩度耳其旁蓋屋人星杵臼等名紛紜雜座以日月五星不纏概舉而屬之於危耳非危本體卽十五度有餘也度生於日纏嘗喻天之有度卽地之有郡縣道里也城郭所宅幾何而百千山川道里統屬之於郡縣但其閒有此郡地入彼郡彼縣民入此縣有物在此而動關千里之外者公私農末遷徙往來文移日夜無休息烏得執封疆以限之正如一人之身手足耳目髮膚各列而語其精神血脈關呼

吸貫通皆一物也天地亦然故曰君子自一身以觀天地理
分宿分度爲始學者言之耳摠之危爲天市宮室受藏風雨之
星又爲冢宰大臣爲哭泣爲喪亡胃爲倉庫菌廩之宿又爲人
之胃爲土爲雉爲蝟日月五緯四餘彗孛有犯各以其類占之
以上考演禽太乙天文大槩掖濰昌危宿也平膠高郎婁胃宿
成奇門星宗並律呂正聲
也膠以南郎以東非不關胃而爲胃之餘矣萊以東昌以北渤
海亦係危餘而地接乎燕則又半從箕尾論矣嗚呼知數可以
觀物窮理可以得數格物乃以窮理析分杪計專應則墨之不
係於危也嚴觀象審變通亦不得謂危之絕無與墨也至若敬
天變謹幾微則天人感應之機莫非一理又非紛紛管窺者所

能盡也謹識

傳

孫孝子傳

明 宋濂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濰邑人祖明父休世爲州昌農孝子朝出耕夜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猶恒取以爲則年及壯用推擇爲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廬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頮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閭師韓泰亨帥閭巷民言於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

半携一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闔足音遥問曰暮夜
欲何爲戴嘆息而去以爲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以覆
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
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於井落多效之娶劉氏從孝子
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爲
儒今擢禮部主事一云史官曰李擅據益都孫明被兵掠至洪溝
去家三十里年始十一歲兵以童也易之明夜遁倀倀亂行有父
老教之曰兒但從一星指以往即至家矣孫明如其言走固堤塭
場中草深滅項而豺狼充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
索孫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見其返乎不然

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啟視之乃孫明也亟挽以入初爻止生明今孫明之子孫逾四十八而惟中文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雙烈傳　　周如砥

江於即墨為著姓烈婦大江氏鰲岸生一帶女也生而莊靜帶為之擇配必以儒德性相肖者迄十五年弗字屬邑人張鴻儒氏從厥父流寓膠西以試事抵邑帶識之諸童子中一見稱奇旋就譚逆旅徐察其風神器度非凡品伍則以其女歸焉時鴻儒母蚤卒其祖母庶母江胥善事之得其懽心於是鄰里交口譽謂張氏有孝順婦庶母子鴻功時適二歲又明年始生鴻業

亡何庶母物故矣江親保護二弟如同胞然并臻成立鴻儒性
倜儻雅重交遊自爲諸生時屨滿戶外供具殆無虛日江不爲
倦至鬻雜佩辦之用成鴻儒之志初江無所出輒以時勸鴻儒
納妾納凡二人桃宜瑟和雝雝也已又勸鴻儒過姪敉名爲嗣
躬撫摩之不啻已出鴻儒以隆慶丁卯領鄉書累上南宮試不
第萬歷庚辰病越辛巳二月而病篤爰爲詩六章與弟與子與
江氏及其戚屬訣其訣江詩曰之子于歸奠鴈年夫妻結髮總
虛傳從今泪濕孤幃透回首夢魂到枕邊江持詩泣約以死從
之而人不之知也是月四日鴻儒卒江氏不食已四日矣仍親
手斂具訖引其二弟至柩前以孤子敉名託焉家貲田土三分

之應屬敵兇者籍為簿書二一以付敵亂之婦翁一以付之弟曰待吾兒成人後可交還也過去衰服著色服祝曰不敢以衰服見良人於地下從容起拜翁姑神主次拜鴻儒柩次請其父一帶一帶哭止之百端勸諭江且拜且言曰兒昔則江氏女今則張氏婦父有子有孫何用我為其憐我毋奪我志遂即狀簀再勸不復應至初九日屬纊之際江舉族環泣父一帶不能為情之甚沃以少水冀其復蘇江於潰亂中極力轉側搖首作欲噴狀竟吐出乃已十日卒於鴻儒柩側則鴻儒既終之七日也

期歲而有小江氏之烈小江氏者鰲庠生流之女即大江氏之姪女也方十五歲適茂才觧應科氏以孝謹聞觧嘗患瘰癧方

云口吮之效江輙自吮之患浸就安萬歷辛巳冬解生與其友讀書勞勝山下數月嘔血而返江躬侍湯藥覘解生食乃食夙宵勞瘁形容枯槁翁姑見而憐之固命之食則陽應曰兒業已食訖矣明年三月解病亟江郎榻前進藥淚簌簌落盂中因握解手謂曰翁姑有弟與婦君無嗣君郎不虞期七八日從君地下解雅信其志首許之是月二日解生卒江遂斷飲食長跪而號其柩下翁姑令人掖之竟仆地不復起先是解生垂絶客以江從死語曰其父母稍聞於江之父母至是流徬徨哭而勸令勿死女遽曰茲事誰則言耶雖然切無令〻母知之父爲理奪或忍割以全我志母溺愛我知則死勸我矣已而其母[illegible]

大慟親酌米飲殭之江畧不一顧第頓首地上謝不獲終養之罪而已抵暮流以痛女故不能舍去庶幾萬一有同心夜半悉屏戚屬反覆流涕勸焉而女之持論益堅流悲不自勝哭不成聲曰往年汝姑死節當不食三日後肺腑薰灼苦楚萬狀迨今思之猶然如割又安忍見兒受此孽也江指其夫之靈曰夫昔病熱豈不薰灼夫能受兒受之矣且父謂不能舍女吾翁姑何以舍子也父即念女綱常之謂何越明日厥翁姑知其志不可回直諭以婦人之節在守不守不在死不死儻全生殭食奉我終年亦汝夫所藉以瞑目也死何為者江斂容謝曰脫翁姑無依兒安敢死幸三小叔在焉兒無用人也自是勸若罔聞積十

一日雨卒年一十七歲嗟乎從容就義賢者難之而况閨閫笄黛之流乎大江氏以倉皇之秋處分後事犂然指掌彼豈苟焉瞑目者而小江氏冲齡矢志甘焉如飴一不可轉焉如石未可以聞風易之也世稱忠孝節義出詩書禮義之族夫不以漸被者深醞釀者素耶然則二江之烈不獨山海靈遠乎哉其所從來矣

李孝子傳

國朝　于枋

李孝子者名淳字朴石萊之平度人也父惟錦業儒能詩淳生週歲而母崔卒父復娶晏氏生一子湖以家業寒薄遠遊京師淳幼齡時數問父何往母告之故輒涕泣不食日日向人詢問

父蹤跡北長泣跪母前曰吾父久出不歸向未敢跬步踰戶限者徒以天涯茫茫雛弱不辨東西今壯矣及今不尋父歸枉爲人子且能視息天地閒耶母亦泣而許之先是父出外時以家計託其舅崔兌順舅爲贈地十畝至是盡鬻以行母及幼弟崔仍撫之淳至京遍訪數年無音耗或曰是其出口外乎淳乃踰居庸歷宣大復折而東北走廣寧開鐵閒跱旅費已盡沿路行乞或數日不一食衣一破裘露宿草棲不悔也已而迷路徬徨無所適忽遇一楊醫師亦山東人導之而北遂至額忽額忽故近黑龍江地其人言語率不通淳每就訪問輙揚目張吻啞然相對而已淳旣來窮北訪問益杳度已無可奈何忽憶父出遊

時曾為別鄉詩數十韵載之行橐時一捧詠庶幾如覲父面爰就高廣地朗讀之且誦且泣北人驚異聚觀皆笑而去閱數日忽有老人踉蹌來髮鬚皆白從旁側聽意若甚感然者居有頃則淳誦亦誦淳泣亦泣若相酬和因互問家室姓名及去家時日皆同乃識果為父子相持大慟已而父謂淳曰若雖能萬里尋我無望我生歸矣淳曰謂何父曰吾為北人紿誘至此若素狡悍豈遽放我淳備極苦求果不許歸時有某將軍者駐防補虧威望夙著額忽其轄地也淳乃奔赴陳情詞旨哀切聞者皆為泣下將軍立檄提淳父至資之車輛及邊而還抵家後淳以勞瘁不歲餘卒臨終謂其父曰兒得奉父生歸死不憾矣鄉人

高其行牌旌其閭曰萬里尋親贊曰余曩聞壽昌尋母事每心慕其爲人孝子如淳豈多讓焉方其孩提別父長而追訪窮荒萬里茫茫誰覓而卒尋以歸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者非耶淳嘗曰生我者父母育我者舅氏也然則崔君之義又曷可少哉

趙貞女傳

周緗

貞女趙氏卽墨農家女也年十歲字庠生周廷佐次子握未及笄握流寓京師絶音問氏年二十六矣母憫其無歸也私往周氏議焉廷佐曰不肖子轉徙流離十餘年不因老父動歸心背爲汝女計予汝歸別議婚勿以不肖子爲嫌卽日寫離書與母

持歸女大痛曰遭逢不幸命也頭可斷志不可奪趣令人將書送回未幾父失明無以爲生氏慨然曰生爲周氏人死爲周氏鬼欲遂吾志而累吾親於心安乎聞夫家伯氏已歿嫂獨居往倚焉以待吾夫之歸可也諏日謁翁姑及嫂告以已志翁多方勸諭曰汝之爲吾家至矣孽子在外聞已娶婦不思歸而汝欲誰待乎來日苦多勿以自誤且吾老而貧恐畜汝之不卒也氏曰吾家衣冠舊族必能明大義卹微志縱生計窘蹙紡織組紃尚足餬口兒志決矣非不知改適者有所藉以生活也卽椎髻操井臼入廚下治羹湯嫂憐之欲令其子詣京招叔回行有日矣氏復痛哭沮之曰吾家止此一線設遥遥千里外不時歸是

釁由我作豈獨爲嫂氏憂願少待夫即不歸異日從嫂乞一孫
爲後圖足矣久之姑不能容氏曰天乎天乎天固不欲活我也
含酸飲泣日食少許而病憊矣其母强令歸甯以自寬臨行謂
嫂曰我去即返三日後當令人迎我即死求葬周氏先壟旁以
畢予志歸家病益篤歷六日晝夜號泣望夫家無一人至者遂
死死後藁葬南姜哥莊故里時康熙癸酉秋日也後數月握自
京師歸嗚呼古今不乏烈婦惟吾邑最多亦最奇至未識夫面
而甘以身殉乃出自農家女不尤難哉且所遇多艱不諒於父
母不容於舅姑煢煢弱息九死不移求之千載邈然寡儔嗚呼
悲哀憐冤至氏而極矣骨雖枯吾知其目未瞑也表微闡幽端

於仁人君子望焉

江烈婦傳

周毓正

江烈婦太學生暲女也年十九適庠生孫士科次男希皓皓幼慧好讀書而氏性柔順嘗以女工佐膏火相得無違言翁姑每語人吾佳兒佳婦也壬子六月初旬皓染時疫寒熱不常且臥且起一日語氏他時當與我同棺聞者訝其不祥然皆以爲戲語耳已而病漸劇困頓床第間氏侍側哺湯藥夜不息燭者彌月不言勞亦不自知勞也垂絕之夕氏撫其首曰往矣幸待我與君同行耳皓首肯之而歿氏不哭娣姒請易服亦不肯曰夫子地下何哀爲衆環守之勸說百端氏持義彌堅具

道可死不可生莫反覆曲盡及夜紛揮衆去吾非偷生者當日偷死將待吾父來與訣勿久溷我也越日嶂至伯翁請勸其女且許以己幼孫爲之嗣嶂以諭氏氏毅然曰豈謂是哉夫天也天崩矣將焉置此身姆抱伯氏孫於側强之撫摩郄弗顧曰身既不有何有於子嗣之絕續此諸翁異日事我知從吾夫而已出奩夫默若有所囑者周視上下藉以嫁時衾禱曰無負同棺命也已返室啟篋笥取衣簪及諸瑣屑物處分之曰吾行矣姑抱之大慟汝翁病廢吾就衰立孤養兩老人孝也亦節也忍舍我去乎氏跪泣曰微翁姑憐兒兒豈遂忘翁姑顧翁姑晨昏有伯氏夫婦在死兒分也倘隱忍苟活他日或爲門戶羞且奈何

兒念之熟矣翁欲緩之請遲一日辦後事氏曰兒約與夫同死今日死已後可更俟乎適視殮已告之待我矣遂盥櫛易新粧衣履整飭襟帶間適如平時出紅巾曰以此爲繯起拜天地次翁姑次夫靈兼與諸婦女別諸婦女把袂環泣衣盡濕莫能仰視氏慰勉自若徐步至繯所仰視曰高矣顧左右爲我稍下左右心悸色變手戰慄不成結氏從容許俟良久手試曰小矣結亦不合觧而自結結畢就以首方就時鬢髮微亂猶舉手理之正容語侍者曰謹視吾斂鐶遂絶時七月十七日也次日抵暮殮面色不改若熟睡狀年二十二當希皓潰亂時牽母衣諄諄語不百年又有此事母不觧所謂及是皓父乃大悟曰前定也

益先是氏之叔曾祖姑適孫光春削皓曾叔祖也光春死無子婦以節殉後七十年皓祖錦捐產爲仲叔立嗣著存祀錄自順治乙酉迄數至今雍正壬子且九十年皓之言疑神告云邑人周衷愷曰吾邑節烈婦衆矣世所傳萬歷間大小江氏並以絕粒十餘日殉其夫稱最烈考兩江氏本姑姪一適張孝廉鴻儒一適解茂才應科死先後期年耳今光春希皓皆一姓兩氏於孫皆仲婦從容就義雖百年若旦暮然江氏多烈女子固家風哉嗚呼又何奇也

楊烈婦寇氏傳　張謙宜

窑頭村厨役楊某妻寇氏萊傭女也幼同養早育兒婦翁姑女俗謂同養

畜之婉娩如習貫及笄合巹操作針紉皆夙嫻姑尤護惜之居二載夫得疾左右奉養唯謹及夫歿婦不哭辦含殮衣衾曲盡勞瘁焉翁姑且號泣且拮据不防其殉乃乘間投舍後井中其家厝見柩定不見婦四方犇索汲者報水中梗塞共挽之乃寃氏也衣裳綦履皆密縫不可動其必死志匪定於臨時家大驚憂弗知爲死節報官惕息以待官聞之嘆服率僚佐及裨校知義者詣門拜之翁姑虵伏道左叩頭言死罪本無訢辭事官下馬寬譬之曰此風化美事吾來弔慰非究治也於是閭左震駭云編氓家動使君諸校尉數十年來衣冠華膴者所未有也氏得年二十　論曰二南久熄國無宣化於閨門者況在異徼誰

爲之訓誡乎嗚呼不教而能不勸而赴此所謂性善豈拘於品類哉使烈婦而讀書嬌貴轉未必能一節孤行嗟嗟可以興而難繼此儒者所特重也夫

李烈婦傳　　嚴有禧

烈婦李氏掖縣太學生孜女生有至性通詩書識大義十齡父臥病湯藥必親嘗未及笄綰家政類成人幼字監生毛艮棟毛於邑爲著姓然家際中落烈婦于歸廟見後謂艮棟曰吾萊世族以不善治家人產退墜先業願與夫子共勉之短布荊釵親操井臼間出奩具質錢數百緡鬻產力農親自擘畫家以是稍稍給居無何艮棟病烈婦籲天求代目不睫唇不著者數月

先是烈婦再舉子不育爲置妾又不育推擇兒子爲嗣易簀之夕謂艮棟曰夫子之疾革矣有不諱妾不忍獨生幸待我艮棟頷之比卒命家人置兩棺含殮畢剪髮納柩中悉出囊資分給親族下至媪婢厮養輩入室投繯家人救不死夕再縊嗣子救不死次日扃戶雉經吞絶適某戚覺之排闥斬其繫又不死再乘間投井頭顱破裂肢體損折又以嗣子救不死烈婦志愈堅曰吾向讀文信國傳以十日不食死若能禁我死不能强我食遂絶粒其母方八旬泣曰俟吾以天年終汝死未晚烈婦曰兒已適人惟畢兒身事止不能復事母也諸姑姊首訃勸勸終不可奪數日後淤血積濃瘃潰裂蛆起蝕深黑無人色口生蟲縷縷自潰

肉中出再剪去其髮詣姊先卽見餓至二十有日五內焚姐[illegible]數升瀕死者數矣終不死一夕守稍懈身着練布衣力行至竈前焚香卽繫帛樞釘引頸而絕嗣子奔救無及爐中一瓣香尚熒熒然時乾隆己未六月六日也年三十五歲論曰余志萊列女前後不下數百人而雉經殉夫者尤什居六七何其俗之淳風之烈也近掖水張君麟瑛爲余道李烈婦事甚詳跡其哀激毀悴九死不移誠可謂後先輝映者哉余旣飭守令請旌於

朝復次其語爲之傳云

劉元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　德之死謂孔明曰如
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
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文
舉與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四壁一擲百萬世
亦以爲英雄小過鵞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臠動其
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公非勝
人也是故自用之謂英自勝之謂疆

銘

天柱山銘　　魏　鄭道昭

孤峯秀峙高冠霄星實曰天柱鎮帶萊城懸崖萬仞峻極霞亭據日開月麗景流精朝暉岩室夕曜松青九仙儀彩餘用栖形龍遊鳳集斯處斯寧淵綿窮想照燭空漠道暢時乘葉光幽明雲門煙石登之長生

天柱山銘 并序　　齊　鄭述祖

巖巖岱宗魯邦仍其致祭奕奕梁山韓國以之作鎮蓋由拳石吐雲坤靈布雨五嶽三望六宗九獻祈禱斯應禮秩攸明天柱山者即魏故通直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國子祭酒秘書監青光

相三州刺史先君文恭之所題目南臨巨海北眺滄溟西帶長
可東詹大堅斗蕢益天層峯隱日尋十州於掌內總六合於眼
[illegible]
中文繇自此經停精衞因其止息始皇遊而不返武帝過以樂
留豈只峨眉鳥翅二別兩嶠對談大小共敘優劣者耶公稟氣
辰象合靈川嶽禮儀以成規矩仁智用爲樞機自結衣逞譽華
履傳聲組綬相輝貂冕交映至於愛山樂道之風孝敬仁慈之
德張良崔鄭未足云擬文光夏甫曷以能加魏永平二年朝議
以此州俗闕南楚境號東齊田單奮武之鄉酈其逞辯之地民
獻鄙薄風物陵遲詢茲作乂非公勿許及驅騶御下字衆理物
專情教察庶類咸諧變此澆夸之俗偉彼禮樂之邦懋績有在

孔北海贊并序

宋 蘇轍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曹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家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呷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眞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

謂才疏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孔北海贊　陳師道

世以曹操爲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喜許劭之目以爲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

勳誥鴻範宣諸史策公久渴枌榆緬懷桑梓同升隴而泗泣對
陟岵以興嗟於此東峯之陽仰述皇祖魏故中書令秘書監兗
州刺史文貞之狀鐫碑一首於峯之東石室之內復致其銘愚
忝舊德歷構前基秉笏相門策名天府出入舊邸陪從帷幄凡
諸身歷瀛趙滄冀懷及兗光行五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
登常伯再履納言光祿太常頻居其任揣分庸劣其階至此宜
是遺薪妄委餘慶濫鍾何曾不想樹嗟風瞻天媿日猥當今役
踵迹此藩敢慕盈書仰宣庭誨其詞曰高高峻極太華削成祈
望諸素禋禱尋經崇哉天柱迴出孤亭地險勸廉藉此爲名赫
矣先君道深義富如桂之馨如蘭之茂尊親愛若存交賞舊翻

屬愚後實慚堂構天統元年五月十八日

修城銘

明　藍田

正德辛未春盜起於北海出入於齊魯之境而守令或死或潰走太原高侯信道時知卽墨事聚僚屬父老於庭曰有備者勝善守者全吾欲爲若築城何如衆曰然乃相舊城而增築之用民之力計萬餘工而民不以爲勞用木石甓甃之材計萬餘枚而費不斂於民至於守城之械皆集工治之而若老於其事者以其年二月望日始作四月朔日成父老謂北泉子曰明府之此役大矣羣盜遠屏百姓用寧是宜有記也將以屬子子其謂何某曰若退自念昔東[illegible]

令奉父老之命亦曰宜矣其敢以不敏辭直次其畧爲之銘鏤

之城隅以垂之永久銘曰惟我即墨甲於三齊勞山南峙沽尤

西圍昔在戰國安平保之望諸來攻五載弗燎歷時既久城復

於隍羣盜弄兵梟翔鴟張虞劉靑社蕩摇萊疆海岱燕黎震驚

徬徨高侯曰咨是誠在吾設險守國尼父所予掌固司險周禮

所書保障吾民曷寧其居爰植其表爰定址基爰議丈尺爰揣

高卑爰度厚薄爰量事期爰計遐邇爰會貨財通其溝洫物其

土方簡其徒庸均其餱饘畚築以稱板幹以平其應登登其堅

馮馮怡然其作裕然其成矗若連雲直若引繩三旬之際百堵

皆興高侯慮事於素不愆百年因循俄頃以遷憑墉籍阻氣像

俾完蠢爾蠶賊孰敢余干侯曰嘻哉我民我人我社我稷我山
我川歃血盟衆守死弗寒鼓鼙晝鳴刁斗夜嚴民拜稽首曰我
高侯築城鑿池實衞我儔先患而防先變而憂我侯豈悌民之
蓍龜維仲山甫城彼東方吉甫作誦垂諸無窮允矣我侯厥
與同野人獻文刻石新城

鄭元祠碑文　唐　史承節

囊括宇宙者文字發明道業者墳典是以聖人作而萬物覩賢人述而百代通禮樂得之以昭明日月失之以蹇忒宣尼彰刪述之功始皇速燒焚之禍迨乎羣儒在漢傳註縹緗莫不珠玉交輝纖微洞述同見集於芸閣獨有綴於環林豈若經教輿義圖緯深術如我鄭公公諱玄字康成北海高密族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公少爲鄉嗇夫不樂爲吏遂造大學師事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都張欽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齊問道摳衣請

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乃召見而升
樓精通禮樂以道東而起嘆三載在門十年歸邑及黨事起遂
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而又
操入室之戈矛發何休之墨跡陳元李育較論古今劉瓌范昇
憲章攻議何進延於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喪不起
孔融之相北海屐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師友折節比商山之
四皓鄉曰鄭公數東海之于公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爲大司農
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
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郡乃避地徐州建
安元年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

步騎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乃延公上座

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俊並有才說

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公依方辯答咸出問表頃

寢疾平其所撰著今並通習銘曰煥乎人文圖稽典墳煩亂是

剪定自孔君中途湮沒秦帝沮焚漢興儒教鄭氏超羣膺期美

地轄纓宗親晉大寵署京兆尋師中侯乾象左氏韓詩雖稱積

學蕃若生知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秘六藝殊

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好學慕道深思遠慮來往周

秦經過兗豫侍中不仕司農龍著盧植東同孔融西去作者謂

聖述者謂明躬遊三辟門傳五經周官漢鄭漢趙西京白玉遍

地黃金滿籯占卜潛橋行逃遁沛陶謙師友孔融高蓋山肇釁扉草生書帶七十歸老三千赴會經傳洽熟齊魯攸宗爵祿不受贊論爲功禮樂今去吾道皆東類於標德比皓稱公閣尹擅貴禁錮連年乃逢有衆方從袁實南城避難東萊假田誕膺五百中覽八十今年在辰來年在巳嗚呼不憖吁嗟到此勞我以生息我以死道該八表神交千祀濰水之曲礪阜之陽遺德爲里鄭公爲鄉雲愁廟古月暗墳荒舊碑先沒新石再彰詞媿黃絹心慚白楊名譽不朽終古芳

新修東海廣德王廟碑文

宋 賈黃中

惟堯之聖就如日望如雲而下民罹共水之患惟禹之德[illegible]

衡與爲虞而盡大濬瀹川之勞垂利無窮流惠斯大然而究其
本末論乎委輸苟疏鑿不使於朝宗渟蓄非由於善下則堯欲
濟難虛磬知人之明禹無成功徒施焦思之苦夫成二聖之丕
績寔乎古今鮮萬方之倒懸免其墊溺滿而不溢大無不包則
其惟東海廣德王乎若乃驗五行之用習坎推先紀四瀆之序
東方稱首太昊是都於析水大帝寔館於扶桑限蠻夷以分疆
興雲雨而成歲其廣也盡天之覆助元化以無私其深也載地
如舟使含生而共濟統元氣以資始擅洪名而不居滌盪日月
之精推斥陰陽之候物惟錯以爾富潤作鹹而興利龍門導其
九曲吸爲安流鰲峯聳其八柱鏁爲巨鎮禍淫如響駈山豈是

以加威福善必誠航薦皆期於利涉是故袞冕之制異其章以
著明罍水之潔法其左以定位信夫太極兼之以生萬物資之
以成九州因之以平百穀賴之以傾至若不以汙濁分別見其
仁也不以寒暑增損全乎義也卑以爲體合乎禮也深而無際
包乎智也潮必以時著乎信也如是則象止可以目覩神莫得
而智知三王之際已嚴祀典萬世而下率修舊章德若非馨罔
有昭答祭或如在必聞感通惟品彙之盛衰繫時風之隆替允
屬昌運遐光今猷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覆
載羣生照臨下土飛龍正在天之位丹鳳效來儀之資負斧扆
以朝諸侯登紫壇而欽太一執玉帛者萬國防風無後至之誅

舞干羽於兩階有苗俊不恭之罪九流式叙七德用成化治雍
熙美溢圖史然後較步驟之優劣論禮秩之等夷聲教所通人
神共舉東萊之地海祠在焉歲月滋深規模非壯豈稱集靈之
所徒招僊下之議蓋累朝以來中夏多故垣墉雖建誠異於可
封牲牢雖設或乖於掩豆隱太平之難遇既如彼褻黷之成弊
又如此惟大聖以有作眷皇明而燭幽經久之圖自我爲始於
是大匠頒式百工獻能瘖叶占星豈煩兼并不資民力蓋示於
豐財無奪農時誠彰於悅使長廊千柱以環布虛殿中央而嶒
起窓牖廻合其寒暑金碧含吐其精熒袞冕尊南面之儀羽衛
圖永遠之制節內外以嚴閷鍵寬步武而闢軒庭固久極物表

之瓌奇盡人間之壯麗且黃金爲闕止是虛談紫貝開宮何嘗目覩於是祝史舉冊而致命徹候當祭而爲獻肅肅廟貌雍雍禮容牢醴載陳而有加光靈拜賜以來格斯蓋答貺於穹昊屬意於黎元使俗被和平物消疵癘於以隆治道於無窮若夫信徐市之言將遊方丈惑文成之妄欲訪安期意在虛無事皆怪誕校其得失何止天壤哉宜乎九譯來庭不覩揚波之兆三時多利坡臻大有之年膺寶曆以永昌率羣神而授職般詩考義遐播無疆之休望秩陳儀長垂不刊之典昔汾洮二水左傳尚紀其始封涇渭兩川馬史猶書其命祀况茲廣德王之盛烈焉可闕如爰詔下臣俾文其事雖逢時備位固絕乘桴之望而竊

學者無愈堙抑鯀之陻遏鯀乃爲銘曰在昔洪水下民其咨惟天命堯當數之奇惟堯命禹救時之危賴二聖之有德導萬流之東馳納而無所功將安施以聖翊聖無爲而爲幽鑒不昧聰明可知既載既奠以京以坻運有否泰時有盛衰崇其秩望俟乎雍熙我后之明照臨寰瀛我后之德覆載蠻貊乃豐禮秩乃盛嚴祀乃薦牲幣乃潔樽彝宮室羽衛王者之規兗冕劍珮南面之儀眷彼平野蔓草如束既圖既刻樹以嘉木眷彼舊址壞垣相屬既經既營峙以華屋元貺斯答皇明斯燭神之來兮君受萬福廟貌惟赫享獻惟肅神之來兮臣荷百祿疵癘消於八紘和氣浹於羣生披文勒石超三代之英開寶六年歲次癸酉六

月癸未朔十二日甲午建

海廟祀典考

明 任萬里

東萊郡城之西北十八里海神廟在焉規制宏闊不知創於何時然祀典攸存其所從來遠矣蓋四海於此乎匯同則固有神以主之其在東方者謂之渤海通靈虹王百谷尤爲最鉅焉考諸皇帝祭山川厥典聿重舜東巡狩望秩於山川已有祀海之禮矣其在三代禹元圭以告成功湯大告於山川神祇周制建四望壇亦必於海焉祀之不然何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魯僖公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所謂三望者海固在乎其中齊侯禮尊神海加以牲帛但昔皆秩望未有往祭者迨始

皇卽位之三年東遊海上漢武惑方士之言臨海以望蓬萊意
者二君始親祀焉若以海爲百川之大令官以嚴時祀則宣帝
之詔也恢復之後卽祭海神四瀆則光武之命也晉成帝遣使
以祈禱隋祭東海於會稽斯時未聞其有廟唐武德貞觀之制
四海年别一祭牲用太牢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之憲宗元
和中廟祀南海韓愈爲記又封東海爲廣德王獨無廟祀耶宋
臣嘗曰本朝沿唐制萊州立祠卽此推之則廟建於唐不亦爲
可信哉自是而後皆因舊以增飾之爾俗傳宋太祖微時至海
上每獲奇應及卽位乾德六年有司請祭東海使萊州以辦品
物開寶五年詔以縣令兼祀事仍籍其廟宇祭器之數於受代

屆交之六年大修海廟規制煥然一新仁宗康定二年又封海神爲潤聖廣德王徽宗遣使祭東海於萊郡孝宗時太常少卿林栗請照國初儀立春以祀之宋末嘗不以海廟爲重元入主華夏至元辛卯加封廣德靈會王至順壬申及至正四年大加增修而奉使致祭者或齎金幡或齎銀盒每爲不絶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謂嶽鎭海瀆俱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固非封號之所能加乃去王爵止稱東海之神盡革元之濫以從其實誠邁歷代而莫之京矣更遣使降香歲以春秋致祭廟始修於洪武乙卯再修於宣德乙巳並甲寅至成化乙巳大加修拓如今制皆有司事也覩其廟貌可以仰見聖代祀事之重且恤如

此云

濰水源流考

國朝　劉以貴

濰隸萊郡自洪武九年始縣以濰名是濰乃縣之主水也漢桑欽水經後魏酈道元注爲天下水而作於濰水也猶詳志濰縣而反畧於濰水不詳其源流可乎今據水經及注與經史子集凡有涉於濰水者總稡爲一編辨其所知而闕其所不知以俟博雅君子討論水經云濰水出琅邪箕縣酈注云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爲郡城即秦王之所築也遂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於其上謂琅邪臺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於衆

由上下周二十里餘傍瀕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於琅邪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主靈焉人汙之則竭齊潔則通神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漢高帝呂后七年以爲王國文帝三年更名爲郡濰水導源濰山許愼呂沈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東北逕箕縣故城西又西析泉水注之水出析泉縣北松山東南流析泉縣東又東南逕仲固山東北流入於濰地理志曰至箕縣北入濰者也濰水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春秋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傳曰城其下邑也濰水又

東北涓水注之出馬耳山山高百丈上有二石並舉望齊馬耳故世取名焉東去常山三十里涓水發於其陰北逕婁鄉城東春秋昭公五年經書夏莒牟夷以牟婁防兹來奔者也又分諸縣之東爲海曲縣故俗人謂東諸城涓水又北注於濰水今考一統志濰水出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之東北逵密州密州今諸城古蹟琅邪郡城在諸城孟子放於琅邪即其地書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箕縣或以箕屋山得名漢地理志濰水出箕縣東北維山謂箕縣在密州莒縣今按莒州即莒縣地淮南子濰出覆舟載地形訓篇曰濰山曰箕屋曰覆舟蓋一山而三名經云東北過東武縣

西征云縣因岡爲城城周三十里漢高帝六年封郭蒙爲侯國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長山東北流注濰按經脉誌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晏謨伏琛云東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即扶淇之水也濰水又北右合盧水即久臺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横縣故山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西北流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檯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不灰之木者也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濰地理志曰久臺水出東南逕東武入濰者也尙書所謂濰淄其道矣今考東武城古蹟在諸城水經注繫濰

淄其道之交於此者以濰水自箕屋山流至諸城注以析泉水涓水扶淇水盧水四水並入而濰流漸大故也超然臺在諸城北城上蘇子瞻自錢塘移守膠西因舊臺新之作超然臺記內云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經云又北過平昌縣東注云濰水又北逕石泉縣故城西地理風俗記曰平昌縣東南四十里有石泉亭故縣也濰水又北逕平昌縣故城東荆水注之水出縣南荆山阜東北流逕平昌縣故城東漢文帝封齊悼惠王肥子卬為侯國城之東南角有臺臺下有井與荆水通物墮於井則取之荆水昔常有龍出入於其中故世亦謂之龍臺城也荆水又東北流注於濰水又北浯水注之水出

浯山世謂之巨平山也地理志曰靈門縣有高原山與浯一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今是山西接浯山許慎說文言水出靈門世謂之浯汶矣其水東北逕姑幕縣故城東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故薄姑氏之國也闞駰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理志曰或言薄姑也應劭曰左傳曰薄姑氏國太公封焉薛瓚漢書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未知孰是浯水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北古堨此水以溢溉田南注荆水浯水又東北流而注於濰水也今考薄姑城古蹟廣輿記謂在博興姑幕城古蹟廣輿記謂在莒州經云又北過高密縣西注曰應劭曰縣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也然今世

所謂百尺水者蓋密水也水有二源西源出奕山亦曰鄣日山晏謨曰山狀鄣日是有此名伏琛曰山上鄣日故名鄣日山也其水東北流東源出五弩山西北流同瀉一壑俗謂之百尺水古人堨以溉田數十頃北流高密縣西下注濰水自下亦兼通稱焉亂流歷縣西碑產山西又東北水有故堰舊鑿石竪柱斷濰水廣六十許步掘東岸激通長渠東北逕高密故城南明帝中元中封鄧震爲侯國縣南十里蓄以爲塘方二十餘里古所謂高密之南都也溉田一頃許陂水散流下注夷安澤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漢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平始元年更爲高密國濰水又北昔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陣

北信夜令為萬餘囊盛沙以遏濰水引軍擊且僞退且追且
信決水水大至且軍半不得渡遂斬龍且於是水水西有鳧阜
台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又北逕昌安縣故城東
漢明帝中元中封鄧襲為侯國也郡國志曰漢安帝延光元年
復之今考廣輿記記韓信與龍且夾濰水而陣一云在諸城安
邱界一云在高密界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襲齊歷下軍遂至
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
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
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
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按信追廣至高密廣與龍且并軍當在高密地韓信在濰水西龍且在濰水東濰水北過高密縣西高密密邇濰水則囊沙破齊之在高密地似爲近之濰縣志濰水北經龍且冢冢在濰水東崖爲淮陰囊沙處龍且冢不見史記漢書及水經注姑闕之但密水既入濰水志缺不載何也經云又北過淳于縣東注云濰水又北左會汶水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郡國志淳于縣有密鄉地理志皆北海之屬縣也應劭曰淳于縣東北六十里有平城亭又四十里

密鄉亭故縣也濰水又東北逕東北下密縣故城西城東有密
阜地理志曰有三戶山祠余按應劭密者水名是有下密之稱
俗以之爲阜非也今考志稱濰水又北至安邱東古淳于城汶水
入焉經云又東北逕都昌縣東又東北入於海注云濰水東北
逕逢萌縣人也少有大節恥給事縣亭遂浮海至遼東復還在
不其山隱學明帝安車徵萌以佯狂免又北逕都昌縣故城東
漢高祖六年封朱軫爲侯國北海相孔融爲黃巾賊所圍於都
昌也太史慈爲融求救劉備持的突圍其處也今考都昌即今
昌邑縣禹貢濰淄其道正義曰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
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今按琅邪北海高密皆古

郡名皆濰水所經故曰過郡三也左傳東侵及濰杜註濰水在
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東莞今沂水縣也顧寧人日知
錄曰濰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從心作惟總是一字
漢書地理志瑯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
淮上文引禹貢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通鑑梁
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於惟水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並
從鳥隹之隹則一爾後人讀爲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爲槐
河失之矣今考漢書地理志與水經注其論入濰之水及夫山
名有互異者朱虛下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有三
山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

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于五帝祠在濰水之上箕
下云侯國禹貢維水北至昌都入海此日知錄所謂朱虛下箕
下作維者也維水上五帝祠不載水經注昌都恐即都昌而倒
用其字靈門下云有高桑山壺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淮師古曰
桑即柘字橫下云故山名臺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師古曰
台音怡折泉下云侯國折泉水北至莫入淮此日知錄所謂靈
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者也高桑山壺山水經注作高原山與
浯一山折泉水經注作折泉北至莫水經注亡之地理志稱濰
爲青州寖此說是也至引周禮職方氏兗州寖曰盧濰今按職
方作盧維箕屋去兗數百里盧濰非箕屋之濰明矣濰水在縣

東南六十里流經縣講里等社東北過昌邑又東北入於海

長城考

張謙宜

膠州南九十里齊長城遺跡在焉起海上之黃島厓綿亘接諸城莒州沂水蒙陰諸大山而盡於濟南府之東諸城莒沂二州本魯地悼公衰弱齊宣公吞併至泗水乃得包其地築長城州誌引齊記云宣王乘山依嶺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於濟州千餘里以備楚予讀田齊世家無有所爲築長城者參諸姜齊世家亦然豈傳之妄耶抑太史公所謂頗弟弗深考者今亦有然歟及讀楚越世家頗見其端雖無明文可按實而覈者近是證諸紀元考灼然見諸侯王強弱興廢之故然後知齊與楚隣之歲

數與夫田齊宣王之謬誤無疑也夫以春秋之齊楚尚隔吳與曾而不相偪也奚備之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而麐經絕左傳附書越滅吳則元王四年己巳也史記云越王勾踐以淮上地與楚去齊尚八百餘里不須築長城也至貞定王二十四年丙申楚惠王之四十四年也滅蔡滅杞其勢張矣而越勾踐死已三傳其曾孫朱句不能正江淮以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始與齊隣時姜齊宣公之十一年田恒爲政篡弒之後君微弱而相猜懼築長城以備楚理可信也然史氏不書者何列國兵爭不以勞民爲重而齊所壍塹者無多是以闕如耳楚之申息亦長城也左傳不著其築於何年非一證乎其後田齊之威

王大破楚師獻地求和趙人歸我長城威王初年齊國不治趙侵濟南屬邑故以長城拒之以是相證長城不始於田氏明已田齊宣王時楚失泗上地與齊戰於徐州是齊兵踰長城而鬪非負長城而守又明甚然則築長城者姜齊之末年非田齊之中葉也好事家輒以諸城之南界爲楚村是關外必無餘地也其何以置琅邪修膠州誌者未能參互折衷以求其實是不可以不正不特此也齊記之言濟州者亦誤以濟南爲濟州耳宋濟州今之鉅野元濟州今之濟寧乃周之任國魯之附庸宣公雖愚豈有包與國而築長城者哉

昌邑辯

明 畢拱辰

萊郡昌邑縣在漢爲都昌至宋元始改爲昌邑今仍之後漢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郤暮夜餽金者乃兗州金鄉縣即昌邑王所封地也元陳澔禮記集說乃江右南康之都昌縣人修邑志者不知古今沿革因今昌邑爲萊屬縣輙以四知事附會建楊公祠及郤金臺不知漢時尚名都昌也又爲漢都昌舊名所誤奉陳澔入鄉賢祠是以元之都昌仍認爲漢矣紕漏可笑余偶謂其邑人劉茂才曰楊陳二公牽率入祠必吐弃不受何若去二公而別祀焉以報崇功於不替乎劉問其人予曰三國

史載孔融爲北海相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太史慈單步至融欲告急於平原相劉昭烈昭烈請行至平原說昭烈即遣兵解圍城賴復完諸公之力爲多尸而祝之不亦宜乎漢地理志景帝將立北海郡於平壽今濰縣西有平壽社文舉爲相正其地隋始立北海郡於青州於濰置北海縣青州志舉隋前北海郡職官人物一槩併收不無失考

栢欄將軍軼事辯　　國朝　張謙宜

今膠州在春秋爲介國自介子葛盧外無聞人秦漢之際有栢欄將軍州志云栢欄將軍秦二世時爲將韓信下齊追田横假道於栢欄栢欄將軍不忍背秦與韓信拒戰力盡而死鄉人哀

之立廟祀焉名勝志云山東膠州栢欄將軍廟史逸其姓名秦將也韓信下齊追田橫假道於栢欄不忍背齊與信拒力戰死予按史記漢書則二說皆非也秦二世元年壬辰九月劉邦起沛田儋起齊自立為王畧定齊地當是時秦所置守令丞尉不誅則降無為秦守者栢欄即不背秦而齊地已屬田氏豈容其擁兵據邑養後患於肘腋哉秦之殘虐天下所共惡栢欄何所感恩而終不背之果爾則亦飛廉惡來已耳死奚足哀而廟祀不絕乎越三年甲午二世被殺又一年乙未子嬰降而秦亡栢欄必不負秦宜死於此時乃隱忍苟活歷四年而見殺於韓信此何說也且既云不背秦田氏正秦仇也將迎信滅橫之不暇

何不肯假道之有且不背秦而爲田横死世豈有此忠臣耶考漢王四年戊戌十月韓信自平原下齊擊破歷下軍齊王田廣走高密漢兵追之楚遣龍且來救廣與合軍韓信壅濰水誘楚兵斬龍且田廣走城陽信追擒之田横奔彭越於定陶信還進兵破殺别將田既於膠東齊地遂平當時信兵不下四十萬乘勝而前兵鋒不可當即有堅城天險亦將瓦解而自城陽至膠東又無可恃以爲固是假道之說亦誤也漢五年己亥韓信以三十萬衆會戰於垓下項羽死信還爲楚王都下邳未嘗再至齊及高祖即帝位天下已定田横始自定陶走海島國破兵[illegible]命漢遣一使不敢不來何煩大軍追之故言信追田

橫者未將其先後本末耳合史漢斷之栢欄爲齊將無疑田齊雖篡賊之裔建國已久百姓忿其不祀翕然從之恨秦爲無道耳故田儋起自徙步山東響應身雖屠滅繼起者五王栢欄之不背齊大義應爾仗義不遂此所以可哀此所以廟食也宜改書曰栢欄者齊田氏將也漢四年韓信已擒齊王廣追別將田旣於膠東栢欄拒戰死鄉人哀之爲立廟在城北利渉鄉栢欄社今圯州境有建信鄉婁敬庵庸村皆以人名地由是言之栢即將軍姓欄即將軍名流俗習傳而不察遂以爲史遺之耳然事不載於史漢者微之也微之也者非大戰與名將故史牒不書鄉人傳之云爾又漢之初起尚仍秦歷以夏十月爲正月其

十月夏七月潦水大至故用囊沙壅水以誘楚師若今十月天寒水涸何須囊沙爲哉又漢初無今州治栢欄社或即其屯壘古所謂膠東今平度州東南之朱毛城古即墨也城陽者今莒州也自南而斜入平度界栢欄正當其衝此皆稽古者所宜知

膠萊河辯　張謙宜

元膠萊河在今膠州平度州高密縣昌邑縣掖縣之間南起靈山海口北抵三山島長三百七十五里膠州誌以爲元人海運鑿此避登州成山之險自明至清凡漕運梗塞必議海運議海運必議修膠萊河其實不然元史食貨誌曰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

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即今衛河以達於京師此西路漕運也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入海今之鹽河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此中路漕運也又開東萊河道通海此東路漕運也勞費不貲卒無成效按此則膠萊河者特自淮通漕之尾閭并海運之孔道明已誌稱無效是此河雖開用之未久而即廢又明已再考元總管于欽山水纂又曰至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後改為州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余嘗乘傳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為海沙所壅又水潦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按此則膠萊河之不足

時元時已然何後人之不察乎隆慶五年萊州兵備副使王獻初開馬家濠欲引海水入新河至陳村閘以北水淺不能行萬曆四年張居正言事遣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栻督工請開古路溝以避南海浮沙開船路溝以避分水嶺道迂而工大卒不能成萬曆三十年監生崔旦上言生事調天下賢員三十輩畫段分修至分水嶺沙壓不能立埽其深水不過三尺淺處打壩蓄水不乾則縮欲借海水南潮止行二十里北潮止行六十里欲引沽河水急多沙引濰河岸高路背撫臣疏覆而止千戶談九疇畫圖貼說總河潘季馴有河防一覽皆可考按又據食貨誌海運凡三道世祖至元十一年道自平江即今蘇州劉家港入海經

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今諸城縣膠州界放靈山洋東北可見海運船並不入膠州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淸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撑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扁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靑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至元三十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

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
爲最便云按此則元人海運絕不由膠萊河其三道曲折俱由
成山亦非必避之險也且如道由膠州靈山斜入登州膠萊河
之南口卽靈山之北岸果其經內地以避險誌何以不書海道
往返萬里有餘其水之惡山之險必不止於成山何獨避此數
百里乎夫海運之利正以不待疏濬而巨舟無礙所以海運之
糧日增則漕運之糧日減若曰避險而已何不專行漕運而必
海之從耶又食貨誌載至元二十年至天曆元年每運失米之
數非遇險不避之大證與嗟夫元初輕用民力嘗試開河而罷
爲空渠悔已無及今幸天下無事去海就河上供自足奈何以

讀書不精考訂不確存海運已前之覆轍使僥倖功名者妄播州誌爲口實哉後世欲復海運宜直遵元史而不必濫採訛傳以貽大害於東方庶幾吾言爲有益乎

張司空墓辯　張謙宜

今膠州西南七里碁有張司空墓云在漢計斤城外碑泐不可考誌遂以茂先當之按茂先涿郡方城人今北直固安縣被害于鄴今河南之彰德府不藁葬都下則還葬本鄉何爲在此讀顧氏日知錄引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又引張華傳亦封壯武侯乃知訛傳附會由不知膠東國所在誤以壯武闌入計斤耳今州雖在膠水東而北魏與元所以取名實因

膠水出其境內非如漢之割膠水已東爲國界也按史記漢興諸侯年表膠東王雄渠都卽墨萊州府誌今平度州東南八十里古縣朱毛城此田單所以拒燕劉氏所以封子弟者也東漢侯國疆域未改故凡言膠東者距今膠州二百餘里地在東北隅此總攝諸縣之會也漢武時庸譚本計斤人而謂之膠東庸生者從所統之國以爲重耳膠州古名春秋爲介漢爲計斤城黔陬縣被城滄桑數變而遺跡俱存豈得冒爲壯武耶括地誌云壯武縣在萊州卽墨城西則今卽墨非古卽墨也其西六十里有藍村村北有古城以府誌合之或是古之壯武縣耳晉封張華嘗在此然晉之封侯與漢代有土者不同時遥頒名號文

其租賦而已華誅則國除子孫豈得仍居封邑據爲葬地哉藉曰有之諸侯卜葬必在本境詎有越界五十餘里卜兆於計斤之外者不得曲說以附華至明白已且封侯之制帶國與郡名則有屬縣若賈復膠東是國侯也帶縣名者止食一邑而無他屬若張華之壯武是縣侯也焉得兼有計斤乎又考司空官周天子爲六卿之末大國爲三卿之次東漢以訖魏晉則三公之位也介是附庸固不得有卿或役屬齊或間朝魯齊魯之卿貴于介君必無舍其采邑葬于鄰國者東漢已後凡爲三公必封侯拜相史家俱有年表亦無崛起計斤而名字不傳者然則計斤之司空墓其六朝嬗代之餘沒沒無傳者與但當闕疑不必

因姓而實以盛名庶幾近愼言之類也夫

氿鄉城說 楊玠

今即墨城東南十里有古城頹矣獨遺址在缺其一面俗傳唐太宗征高麗駐軍所築則又訛傳太宗倉猝至有老嫗指點處所令濬築躬爲執爨一釜遍食諸軍太宗驚顧曰嫗其仙人耶忽不見時城成三面遂不更築缺處纍馬鞍蔽之余少隨先人上塚南宮往來其旁輿儓輩津津道說童子無知固樂聞其誕而不知疑也稍長訪士大夫則又得粥熟稱義莫與究代亦泯爲時邑乘不脩百餘年舊本漫滅無有存者欲辨証其是非不可得則亦以爲信然矣讀范史卓茂傳建武四年徙封茂子崇爲氿鄉侯李賢註氿鄉在琅邪郡不其縣不其今縣南所謂城

陽城也而洸鄉城不傳疑即此城閱郡志亦闕記載而粥熟城之名僅存書漢城不解其義乃知即古洸鄉城無疑漢制列侯所食縣爲侯國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崇以鄉侯封其在縣侯之下亭侯之上乎非縣故國除而城廢考古者不及故名弗章不其西南濱海堧今此城在其東北四十里距不其山二十里西北距壯武縣七十里北距即墨縣八十里東北距皐虞縣五十里東南則鐵騎三標諸峯環峙其左地勢曠濶可爲侯封即不其境內更無他城其爲洸鄉豈有疑耶顧第無可徵信者已而悟曰洸鄉之爲粥熟蓋輾轉錯誤以成此名也楚之南舊有杜拾遺廟里俗訛爲杜十姨而以伍子胥爲之江上有彭浪

磯大小孤山則訛爲彭郎爲大姑小姑而以小姑嫁彭郎若故
藏訛爲姑臧姑寡訛爲姑寄郡邑之名載諸方册者蹈襲沿誣
不一而足向使加之轉語其流失豈有極哉秉筆君子訛以傳
訛彼流俗之傳會又何足論乎今斯城也國除既久復於鄉鄙
則訛汎爲飯訛鄉爲香固無足怪好事者不知其觧以粥孰孚
義較飯香爲雅馴而豈知其愈失而愈遠耶此決然可信無疑
也余良悲夫四葉侯封付之滅没而劉氏褒德之雅意竟爲李
氏瀆武之遺踪生是土者與有責焉故爲說以正之

跋

書毛荆石平叛記後　　嚴有禧

明懷宗五年孔李之亂萊圍七月而始解其事之首尾與其人之勇怯忠佞爲功爲罪毛子一一書言之詳矣而予獨悲夫楊彭二公之偉烈而生不酬功死不廟食爲之掩卷而太息也楊名御蕃武襄公肇基子以副將加總兵銜駐通州彭名有謨以遊擊統川湖兵駐旅順皆應調赴援者當日居此圍城之中禍變迭生外援不至孤城危如纍卵而卒免於殘破者實惟二公之力焉顧其迹有顯晦其功尚不能大白於天下是以不得不推其流極而論之方二公之入城拒守也主客兵不滿五千而賊

卒數萬之衆乘累勝之威憑城壓攻視如摧枯拉朽乃始則環兵數重奮勇格鬬飛矢雨集礮石迸發繼則築高臺駕雲梯穿地道直欲滅此而後朝食卒之智竭力殫士卒死傷如積而城屹不可拔非二公之協力捍禦奮不顧身而能若是乎以視王洪劉國柱輩同受援師之懽臨敵而狼奔鼠竄其功罪相去何如哉然此猶其顯而易知者惟當撫局僨事之餘防撫虜矣丙府因矣太守殺矣一時人心崩潰洶懼不知所爲登陴者亦皆如驚豕駭鹿震讋失魄莫保旦夕之命而賊方鴟張得志乘隙而肆其猖獗勢且百倍於前當此之時二公一擧足則全城虀粉矣乃忠義所激智勇奮發於諸公遝衆議入賊營之時逆知

其禍之不測則先密布檢徼預爲之備及至變起倉猝則內固民心外摧强寇盡禦守之能事而保危城於垂破之時其功不尤偉歟匪直此也萊雖僻在東方實關全齊之命而繫天下之安危賊之所以不敢長驅而西者誠恐歸路中梗絕其咽喉故長圍不解浹月累旬賴二公爲之縶其足是以終不能越萊城尺寸否則青濟以西臨德以北既無重臣爲之控制又鮮堅城宿將可以當其衝而扼其吭勢必至蹂躪三齊震驚畿輔天下事尚忍言哉觀其同戈東指時所過郡縣望風瓦解殺命吏戕百姓固已然之明驗也嗚呼二公之於萊地非桑梓也職非守土也以孤軍客將值此大吏喪亡兵疲食盡之秋而乃志益堅

氣益奮枕戈宿甲誓其存亡計其沙河破賊監紀臨城之日距
謝朱兩公授命時又幾兩月矣而卒全萊州一塊土以還國家
則其始終戰守之勳不幾與唐之張許比烈乎昔柳子厚論睢
陽之事曰俾其專力於東南去備於西北力保於江淮而功靖
乎醜虜而韓退之亦曰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
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舉此以論二公斯得其大者吾意當日
廟堂之上賞勳酬庸必當爵以通侯俾子孫世守之即使不幸
而罹於罪戾猶將十世宥也乃中傷於忌者之口揚不過實授
總兵尋中蜚語下獄矣彭不過量移叅將尋摘微眚劾罷矣在
二公當日既未嘗自伐其功而敘功者又不能審觀乎大勢而

反覆推論之不獨功高賞薄而罰遽及之且令千秋之偉烈晦而不彰此勞臣志士所以灰心解體而國勢亦由之不振也獨是萊城十萬户固目擊其裹瘡飲血者也幸荷二公之賜得保首領於牖下與家人婦子共慶更生此其德宜何如報縱使格於成例不獲請祀瞽宗亦必立廟郊原烝嘗百世頌二公之德不衰乃余蒞官茲土諮訪故蹟則惟朱太守與徐謝二中丞之遺祠猶有存者而二公之明禋闕焉夫登黃不守流血成川至今過其墟而弔之尚有言之隕涕者而萊城無恙廬井依然二公之造福於萊過徐謝諸公遠甚而乃上下百餘年間獨不得享廟食之報亦可慨矣故余於改建遺愛祠時置主其中共景

朝名宦春秋享祀俾萊之人士於徘徊瞻仰之下追維往蹟不至數典而忘其祖而又復推原當日之時勢以及二公之功在社稷而不獨在一郡者長言而暢論之附於毛子之書之後以大白其功於天下使後之人有以考焉雖然館閣諸公纂修明史既有毛子之書為之徵信矣則二公之勳澤當已大書特書垂之不朽固無藉於祠之祀與余之文而余猶區區於是者亦聊抒此表章先賢之志已爾

行狀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宋　歐陽修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立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遂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喜

以察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冤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税印爲奸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嘆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奸生者耶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天禧二年還京師嘗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悦公居數月不得召上素知其名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宣德郎勳騎都尉判三司賜緋衣銀魚遷左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仁宗即位遷右司諫時丁晉公用事欲邀致公公不往已而萊公王文康公皆以忤晉公見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知遇至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懼也及晉公敗得不累未幾同修起居注拜當

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權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詔公爲記時宦者羅崇勳主寺事陰使人謂公曰善爲記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崇勳怒讒於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改密州遭歲旱奏除公田糧數千石弛鹽禁使民得貿易以救其饑東人賴之陞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

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始躬親萬幾豈宜女后相繼稱制太妃卒不預政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遣三司小史訊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召公覆治公以爲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荆王危疑之心奏疏數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止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食邑五百南海部人爲其酋所虐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公獨以爲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湖賜以閑田使自營種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千餘人宜桂以西皆驚朝廷頗以爲憂督京椊

一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潰塞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民皆驚擾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縉紳倚以爲重三年頻表解職不許明年以戶部歸班改賜推忠輔德功臣勳上柱國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官公平生喜薦

士如楊階郭勸王隨麗籍段少連皆所援擢卒為名臣為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積學博聞寬大沉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涖官行已出處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黃忠宣公神道碑

明　楊士奇

自古仁人君子明夫道者恒以天下國家爲心而不爲其私計范希文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天下之大抱負斯志者未嘗無人顧其志得行與否則係於所遇以希文之志猶不得盡行其道於當時非所遇之難乎然士之卓然有志者則不以是而或怠也三四十年間士奇所接名卿大臣若東萊黃公其可謂有志於希文而無愧者也公稟剛毅之資持正直之節懷忠厚之志負遠大之器風裁凝重器量宏偉而表裏洞達博學好古篤信不疑不苟爲同不矯爲異不爲勢拘

不爲禍懾惟義是循惟道是行豈非士之卓然者與公東萊昌邑人以書經選中洪武甲子鄉貢入太學初授項城簿改清源縣皆有及民之政除金吾前衛知事改龍江左衛蚤暮勤職而才識明敏剗剔宿弊數出意見輔益上官陞本衛經歷上書論大計太祖皇帝覽而奇之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王離間之罪李景隆於上前指公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爲姦則非臣所甘上知其正直不阿遷左侍郎遂陞工部尚書凡所陳奏悉見嘉納歲餘天下工匠集於京師者多疫死都御史陳瑛以爲公罪奏入不問初建北京置行部時北方用兵累年民敝甚首改公爲行部尚書公攄誠盡瘁

稙仆濡焦而民以蘇交趾逆命遣大將軍率師討罪命公先蒞兩廣治軍實調度有方用足而民不困交趾平郡縣其地建都指揮使司布政司按察司總之設官如制命公以尚書兼掌布政按察二司印章而董其治公視民如子循其所欲革其所惡勞之輯之訓之飭之躬勤不倦且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吏承公仁無敢違戾公撫新造之邦治新附之民政令條畫靡間纖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戴公如父母時中朝士大夫以遣謫至者咸見溫卹或有疾病躬造視之援其貴者與之共事以教導其民使知禮焉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自三司以下皆縮首斂避惟公數裁抑之騏誣公有異志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

於小人竊其奏公居交趾幾二十年仁宗皇帝登極上言六事悉蒙采用時初建儲君驛召公還璽書有元老久勞於外篤志忘家亟欲見之語瀕行交人扶老挾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既還深被獎勞賜白金文綺遂命兼詹事賜誥命追贈三代無幾仁廟上賓公董山陵之役宣宗皇帝即位馬騏激變交趾時兵部尚書陳洽代公掌藩臬二司累奏乞還公以慰交人之心公時方持節冊封親藩即日召還奉命復詣交趾偕大將率師討之總師者失律公爲寇所得寇皆下馬拜公曰公不北歸我曹必不至此旨已皆泣共置公於館交事之公度寇無悔罪意即不食冀死寇謹防護不去側竟禮送北歸遂奉命偕平江伯陳

理董江南糧運上言足食足兵省役三事皆切於時務並見嘉
納宣宗念公春秋高久勞在外改南京戶部尚書進榮祿大夫
少保仍兼尚書參贊襄城伯李隆南京守備公時雖老事無巨
細必周於慮而裁處悉當襄城伯惟公言是聽文武諸司凡有
疑務咸就正焉於時南京政肅民安蓋倚公爲重賜誥命授光
祿大夫加贈三代又上言學校田賦鈔法鹽法官俸數事多見
施行正統四年冬得疾猶時強起議公務明年正月五日薨公
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家生民爲心嘗取希文語名其退食
之堂曰後樂臨大事決大議衆或揜阿公獨奮斷衆或避易公
獨勇往人有善告樂從如流發姦闢誤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

見優容所與交遊必輔於道憂國忘家老而彌篤所得俸賜率
分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緡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爲
主享年七十有八葬邑西新郭之原士奇與公同朝四十年
晩辱公知甚厚未薨之歲予嘗告歸江右道過南京公時有疾
首造焉躍然起執予手論國事不片言他及嗚呼言猶在耳安
得復見正直憂國如黃公也琮求書公墓上之石敬序而銘之
銘曰維天佑命篤生賢人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忠貞其志高明
其識道在我躬祇行弗易遭奉列聖旣五十載崇爵厚秩歛歷
中外靡遑夙夜靡間寢興殫智畢慮顓顓用誠益下以惠益上
以德敷厥謀猷亶時正直凡民被疾猶痛在我民旣有瘳我食

斯下南交初附詔公撫循育之訓之昭其春温交人戴公曰我
父母有詔歸公如失恃怙肅肅其度內直外方不茹不吐推賢
讓能先哲所有後天下樂公寔承之秉執有確國之有公柱石
在堂士之仰公如權如衡爵圭林林嶹並公志遽不憖遺匪時
之慨

墓表

李學詩墓表

明 唐順之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契好也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為萊州府平度州人大父諱宗父推官公慧也生二子君為長君少穎異沉潔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霆夢桃花洞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為永平府推官法嚴於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詔入稽勳司主事頃之陞考功員外郎會朝覲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為考功主事始與君

相識君爲人豐肉踈眉進止雍容與人接宛若處女腹中坦坦
不蓄鱗甲以此能在處協於僚友間其理刑也未嘗以鈎距爲
巧其考課也未嘗以按束爲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
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爲諸生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奇君後君
居吏部浚川公熟視君乃益以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
卿自是知君亦以爲遠器也君居閑獨喜爲詩然在衆中絕口
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爲翰林編修頃之
丁母楊宜人憂既葬廬於墓側產芝三本高尺許然君亦不自
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己亥東
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充經筵講官典

于秋主順天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者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既二年余罷歸而編修鄞陳君束出爲按察僉事是時編修山陽薦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爲按察副使又三年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君束以副使卒是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惟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途而已今天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博求名士遂改其制癸巳年乃得君等十有一人於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陪侍經筵講幄退則校讐東觀如景從響應人思自竭以報殊恩暇則相與接杯

酒或限韻賦詩或分曹壺奕或雜以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於此之時彬彬雅雅爭先恐後何其盛也七八年間在鬼錄者幾及中半出者罷者又幾人其尚在院者纔三兩人耳嗚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於草野者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前以傑然自見其才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天子廢長格而用人亦冀其以得魁梧瓌瑋之儔蓋蒐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亦憐才者之所歎與故於表君之墓而並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